




*Gilbert Reid, K.E.*

# 西来巨儒 李佳白的中国心

GILBERT REID:  
Chinese Heart of A Western Confucian Scholar

蔡德贵◎著

 人民出版社

# 西来巨儒 李佳白的中国心

GILBERT REID:  
Chinese Heart of A Western Confucian Scholar

蔡德贵◎著

*Gilbert Reid D.K.E.*

责任编辑:李之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来巨儒李佳白的中国心/蔡德贵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3  
ISBN 978-7-01-018684-9

I. ①西… II. ①蔡… III. ①李佳白(1857-1927)-生平事迹  
IV. ①B979.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0505 号

西来巨儒李佳白的中国心

XILAI JURU LIJIABAI DE ZHONGGUO XIN

蔡德贵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5

字数:300 千字

ISBN 978-7-01-018684-9 定价:53.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缘起 李佳白的中国心

李佳白是一百多年前活动于中国的一个美国人，那时候的美国人，何以有一颗中国心？

原来，他有着新闻记者敏锐的嗅觉，最早服膺于巴哈伊教长阿博都巴哈关于“中国是未来的国家”的说法，相信未来的中国会强势崛起。

何以见得？

诸君且听我仔细道来：

从1995年开始，我的兴奋点在三个方面：季羨林研究、中国哲学研究和巴哈伊教研究。我从来也没有想到会对这个有着美国基督教长老会背景的李佳白博士感兴趣。

我对李佳白感兴趣，完全是个偶然的事件。那是在写作《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的时候，我接触到美国巴哈伊信徒玛莎·鲁特的一些材料，看到她的朋友艾格尼丝·爱丽珊达女士介绍巴哈伊教在日本的传播，里面提到一个细节，就是她和玛莎·鲁特1923年在北京见到了李佳白，说李佳白在中国是唯一得到阿博都巴哈书简的人。



李佳白像

这个李佳白是什么人？他为什么会得到阿博都巴哈的书简？从此，我的脑海中给这个人留下了一个位置、一个悬疑，开始关注国内出版的有关李佳白的论著。但是很长时间，对李佳白的认识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没有发现他与巴哈伊有什么紧密的联系。

直到2010年前后，在编辑《巴哈伊文献集成》的过程中，我翻检清末民初闻名遐迩的《东方杂志》，在不经意间发现了李佳白1915年5月在该杂志发表的一篇介绍巴哈伊教的演讲节选，题目是《论波海会之精神与作用》，李佳白把巴哈伊翻译成“波海会”，音译加意译，“波海”是音译，“会”是意译。这个“会”，是因为李佳白欣赏巴哈伊教“仅为一种活动之团体。盖个中人之本旨，在重道之精神，不重教之形式，在执一至公无偏之精义，期有以贯彻于各教，而仍不打破各教之范围。不在立异矫同，而创为新奇特之名，以自树一帜也”<sup>①</sup>。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是个意外的惊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的朋友宗树人、江绍发和鲍景超诸位先生。

隔了一段时间，鲍景超先生告知我，他在网上知道美国纽约州汉密尔顿学院有8纸箱李佳白的资料。2014年5月前后，得知朋友艾伦和周夏颐夫妇要到纽约探亲和度假，便厚着脸皮请他们到汉密尔顿学院查阅李佳白的资料，告知他们那里有阿博都巴哈致李佳白的书简。他们到那里以后，果然找到了这封波斯文和英文的书简。而且还在李佳白的日记里面，发现了玛莎·鲁特和李佳白通电话的信息。从书简的行文，可以知道李佳白给阿博都巴哈写了信，或者发过会议邀请函之类的文件，但是他们没有找到李佳白的这封信或者邀请函。此后，和我素昧平生的陈践和都怡夫妇来加州访问，在罗萨赫先生夫妇新港的家里我们邂逅，后来他们夫妇在我家做客，谈到此事。陈践先生没有任何犹豫，提出出资支持我去该学院进一步查阅，看是否会有更大的收获，他甚至决定舍弃陪伴照顾妻子及刚出

<sup>①</sup> 李佳白：《论波海会之精神与作用》，《东方杂志》1915年第5期。

生的孩子的重任，和伊拉季先生全程陪同我。这样，我们在那里发现了更多的资料，得知原来李佳白是1893年美国芝加哥世界宗教议会的参加者，那时候他和另外几个美国基督教知名人士穆德博士（John. R. Moot）等一起，在芝加哥得知巴哈伊教。从此他就把推行天下一家思想作为自己的终生目标。于是乎，李佳白的一生就和巴哈伊连成一体了。

那么，能说李佳白就是巴哈伊信徒吗？回答这个问题很难，因为我们看不到这方面的组织手续，不知道李佳白是否填过入教的表格。

但我们可以这样思考，什么是巴哈伊？

1924年国内的一个杂志发表了基督教徒张仕章先生的一篇介绍巴哈伊教的文章，里面提到了阿博都巴哈定义什么是巴哈伊信徒的一段话：

亚布都尔巴哈说：“做一个巴海（笔者按：当时对巴哈伊信徒的称呼），不过要爱全世界，爱人类而为其服务，又为世界的和平主义与同胞主义工作罢了。”他又在别处解释“巴海”为“一个把天赋一切所有完全放在生活当中的人”。在伦敦演讲中，他有一次也说道：“凡照着巴哈欧拉的教训去实行的人，已经是一个巴海了。反而言之，一个人虽则可以称他自己为一个五十年的巴海，若使他并没有在生活上实行出来，那么他仍然不是一个巴海。”<sup>①</sup>

按照这个定义，李佳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巴哈伊信徒。李佳白在中国所从事的工作完全是巴哈伊的世界主义、和平主义大业。而他对中国的爱心是和巴哈伊教连在一起的。他一生走过的路，是一位巴哈伊信徒传播巴哈伊信仰之路。虽然李佳白背后的巴哈伊情结还是神秘的，但是从18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议会之后，他和巴哈伊的联系已经大致能梳理出清晰的叙事逻辑。加上这一环，李佳白一生的很多事情就和巴哈伊联系起来，

<sup>①</sup> 张仕章：《巴海教的真相》，《青年进步》1924年第77期。

如此，便得以完满解释其和平主义、世界主义、天下一家的思想来源，补上了这一被中断了的“连环扣”。他终其一生，尽力把巴哈伊变为一种可操作的实践活动，变为一种健康、和平和实用的生活方式，用在实现中国和平和世界和平方面。

他是美国人，但是有一颗中国心。他心里装得满满的，都是对中国的爱。用梁启超在《记尚贤堂》里的话，就是“爱我中华亦至矣”。<sup>①</sup>“其为中国谋，不亦忠乎？”<sup>②</sup>这是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评论》中对李佳白的评价。他爱中国到这种程度，不仅说“中国是他的承继国”，<sup>③</sup>甚至于和他的学生，一代名人李石曾说过自己“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sup>④</sup>对中国的挚爱源于对中国的深度了解，他“居留中国久，内自京师，外及行省，上起政府，下迄舆情，靡不罗宿于胸，观纹于掌”。<sup>⑤</sup>

李佳白爱中国不是抽象的，而是非常具体的。时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的赵秉钧，十分欣赏李佳白的爱华具体行动，说“美人李佳白博士迭次演说，劝我国民勿穿洋布为救贫第一法，旅购苏布十余种，寄回美国作样代销。”<sup>⑥</sup>李佳白振兴中国商业的主张为当时政府所重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李佳白反对这场不义之战，坚决不赞成中国参战，和美国政府的立场相左，由此得罪了美国政府。当他得知京津的一家西方报纸公然发表瓜分中国，由协约国来治理中国的言论时，异常气愤，觉得是“令人不寒而栗者”，立即在《尚贤堂纪事》发表了《观某西报对于中华论调之谬见》，对协约国代为治理中国的论调进行反驳。李佳白1917年因为言论过直，得罪美国政府，被美国政府强迫当时政府驱逐他去菲律宾。美国政府

① 梁启超：《记尚贤堂》，《时务报》第31册，1897年6月30日。

② 《戊戌变法文献汇编》第3册，台湾鼎文书局1973年版，第286页。

③ 《上海尚贤堂李佳白博士发言》，全绍武等编：《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协和书局1923年版，第238页。

④ 陈纪莹：《一代振奇人——李石曾传》，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

⑤ 《读李佳白博士宪法汇编书后》，《尚贤堂纪事》1911年第5期。

⑥ 赵秉钧署：《工商会议报告录》，工商部，1913年，第134页。

发给他军舰的免费票，自秦皇岛启程到菲律宾。李佳白旅居菲律宾期间，也不忘为中国做事。他在菲律宾华文报纸发表文章，希望华文报纸“日臻发达，且多鼓吹祖国观念，以焕发华侨之爱国心”。<sup>①</sup>他一生在《万国公报》、《申报》、《北华捷报》、《湘报》、《泰晤士报》、《字林报》、《大陆报》、《北京晚报》、《国际公报》等报刊发表了大量爱华、助华的言论。1919年1月，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中国出席了在法国召开的“巴黎和会”，然而会议不仅没有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反而被日本夺去了德国在青岛的特权。听闻此事，李佳白非常愤怒，1920年5月27日在政学社发表演讲说：“此次列强许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之权利，是承认日本之‘武力战胜主义’也，是允准日本之‘经济侵略权’也，是姑容日本违犯中立之罪也，是默认日本之‘迫订条约’也。乌乎可！若将来和约实行，则日本获利益，中国受损失；日本享殊荣，中国蒙奇辱。天下不平之事，孰有逾于此者哉？”<sup>②</sup>

今人裘争平的《〈寿佳白八言联〉赏释》（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论丛《都会遗踪》2013年2月第10辑）提到，2009年4月至8月在香港举办的上海历史博物馆和香港历史博物馆联办的文物展览会《摩登都会：沪港社会风貌展》上，看到了一副八言对联，是1907年上海的庞元济拟文，陆恢手书，为美国李佳白博士50岁生日



庞元济赞李佳白八言联

① 《李佳白旅菲之见闻琐述（续）》，《国际协报》1918年第81期。

② 李佳白演讲，剑平述：《中国与和会》，《政学丛刊》1920年第1卷第1期。





李佳白五十岁生日庆典

祝寿，全联是：教育宏开惠予南国，英灵诞降彼美西方。联边小字说：佳白先生美产也，学问优长，诲人不倦。自来我国，造就众多。迄今二十余年矣。斯以先生五十生辰，撰联就正。辞多遗漏，未足以书生平焉。侪等钦慕有年，稍抒鄙悃，为海内诸君子告，并为先生进一觞也。落款为“丁未冬十月吉日乌程庞元济谬句，吴江陆恢手书于沪上”。李佳白的生日是11月29日，那一天在尚贤堂举办了很隆重的祝寿活动。很多清廷要员都参加了，其中有吕海寰、盛宣怀等人。吕海寰题写了“教育多材”的横幅，表示对李佳白尚贤堂的教育事业大力支持。

81岁的吕海寰撰文《贺尚贤堂总理美李博士佳白暨其德配双寿序》，赞李佳白“纵横一世，上下千古，博士皆视如指上螺纹，其学问实近今全球所罕见。庸民是务，畛域不分。其道德亦近于孔子之大同，耶稣之博爱，是皆堪寿世而不朽者也。……盖其心视天下犹一家，深知中外联合互相亲善而达于和平也。”<sup>①</sup>吕海寰的这种赞誉实在是 对李佳白的极大肯定。民国初年的很多政要如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钱能训、颜惠庆、段祺瑞、张绍曾、孙宝琦、冯玉祥、王士珍、靳云鹏、王怀庆、蔡廷幹、王芝祥、江朝宗、田中玉、王舆楫、伍朝枢、梁敦彦、陆大坊、高恩洪、姚大荣等均在 不同场合表示过对李佳白的敬重。更有不少名流为他撰联、撰文贺寿的。袁世凯则以 民国总统的身份致送“葛鲍怡颜”匾额一方，表

<sup>①</sup> 《李佳白博士及夫人五荣纪盛》，《国际公报·尚贤堂纪事》1923年第6期。

示尊敬。伍朝枢尊其为“新学巨子”“美国大儒、中邦先觉”。<sup>①</sup>

曾经是清末留学大臣，派遣宋庆龄和曹云祥留美的端方，在1909年春节期間，给李佳白赠送了眉县的瓦当：“宣统元年正月初吉拓奉：李佳白先生即祝延年，端方题。”为了让李佳白明白该瓦当的价值，端方写道：“益延寿官瓦，官名见三辅黄图。眉字瓦出眉县董氏眉坞。”<sup>②</sup>端方给李佳白的头衔是“西来巨儒”。

到李佳白1917年60岁生日时，中国政府更多的大员参加了庆祝活动，其中仅在日本《新闻报》里提到的官方代表就有参谋总长王士珍、海军总长刘冠雄、教育总长范源廉、京师总监吴炳湘。

1927年北京很多朋友准备为李佳白庆祝七秩大寿，没有想到，他为先于自己荣登七秩的回教名士哈少甫赴上海祝寿，途中在山东济宁患病，不得已返回到济南就医，无法医治，只得赶回上海，在宝隆医院就医。但是在该医院“施行手术数月，不料刀主无灵，竟尔谢世”。<sup>③</sup>这一天是9月30日，离他70岁生日还有不到两个月。他去世后，10月1日在虹桥公墓举行了葬礼，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F. L. Hawks Pott）主持安葬仪式，生前好友、社会名流、国内外社会机构和宗教团体从各地发来了唁电，季理斐、何东、曼德（J. W. N. Munthe）、福开森（John C. Ferguson）等人向他的家属表示深切的悼念和慰问。为他送葬的人士众多，“各界莫不同声悼惜”。<sup>④</sup>

可能没有人相信，一个外国人会感动近代中国，但是确实有这样一个



端方赠送给李佳白的眉县瓦当

① 《李佳白博士及夫人五荣纪盛》，《国际公报·尚贤堂纪事》1923年第6期。

② 胡宝芳：《李佳白是什么来头》，《中国收藏》2011年第10期。

③ 《李佳白博士逝世》，《真光》1927年第26卷第789期。

④ 《悼李佳白博士》，《兴华》1927年第24卷第39期。

外国人，在晚清民初，以一己之力感动了中国。他就是这位美国的李佳白博士。正是因为李佳白有如此的贡献，其生日才受到如此的礼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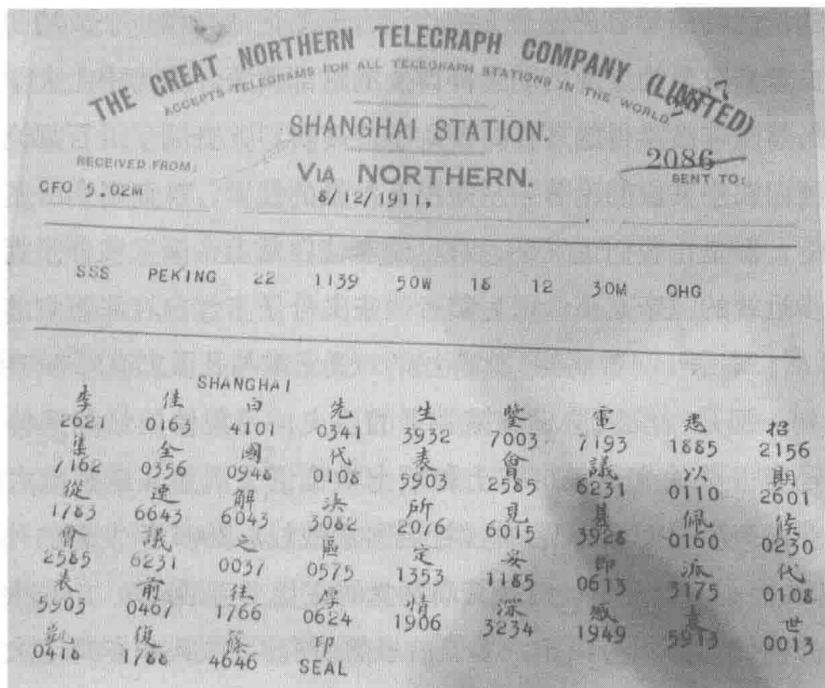
晚清民初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最丰富多彩的时期之一，相当于春秋战国。这不仅因为此时期的社会和春秋战国一样，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人们经历了白云苍狗，沧海桑田的局面，是李鸿章所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sup>①</sup>还因为长期的海禁被打破以后，此时期是中国思想上最开放的时期。中外思想的碰撞、交流和互相融入，在这种中外交流之中，起作用的是一批英美人士，其中包括林乐知、丁韪良、李提摩太和李佳白等。晚清从以前对外国思想的拒斥，改变为能够容纳外国思想，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对促进这种进步，李佳白无疑举足轻重。因为他不仅把西方先进的思想带到中国，还吸收中国文化，影响了晚清民初的政治大局，可惜中国思想界对这位伟人还所知甚少。我们只能开始漫长的搜寻之旅，沿着已经有人注意的路子，去进一步探寻出这一段被埋没不算很久的历史。前路虽然漫漫，但是应该信心满满。

民初大总统，除了袁世凯和李佳白是至交之外，大总统黎元洪对李佳白的一片苦心也是非常感激，致电李佳白说关于“祛莠安良，陶镕一冶，任抒自由之见，力化偏执之私，箴言卓识，深慊鄙怀。大局前途，尤且殷盼”<sup>②</sup>。

作为一个外国人，李佳白不仅对贫弱的中国抱有强烈的同情心，为这头不醒的“睡狮”着急，而且竭尽全力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型，其情切切，其心拳拳。民国教育家张鸿藻评价说：李佳白“身非中国之身，而心则（是）中国之心。不独知教，亦且知政。秉智、仁、勇之达德，探孔、佛、耶之大源。物与民胞，不分畛域。寓华四十年，友爱之情，老而弥笃。是

<sup>①</sup>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四，光绪三十四年金陵刊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第11页。

<sup>②</sup> 《黎大总统来电》，《尚贤堂纪事》1916年第7卷第6期。



袁世凯回复李佳白电报

岂寻常政治家、教育家所能及其万一哉？……其不忘中国，思共出华民于水火，贯彻初志”<sup>①</sup>。

李佳白在世之时已是中美两国学者关心的人物。1924年，李佳白的好朋友美国学者桑德兰，就用英文撰写了《李佳白博士及其在华的独特事业》。近年来，山东大学赵秀峰的《多元与保守：李佳白思想研究》，2006年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北京师范大学韩雪的《李佳白与戊戌变法》2007年通过硕士论文答辩，2009年胡素萍的博士论文《李佳白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正式出版，2012年复旦大学饶玲一的博士论文《尚贤堂研究（1894—1927）》通过答辩，湖南大学霍沁艳的硕士论文《尚贤堂研究（1894—1927）》（2014）通过答辩。在百年的时间里，关注李佳白的人不计其数，发表的李佳白研究文章不计其数。但是我们注意到，所有这些已

<sup>①</sup> 张鸿藻：《欢迎李佳白博士重莅中国词》，《来复》1921年第170期。

经出版的论著，或者有关他个人的传记，无不把他当作一个成功的传教士来研究。如研究最为全面的胡素萍博士的这部新著，作为中山大学的博士论文，虽然是非常难得的著作，搜集了许多资料，查阅了近百部论著，勾勒出李佳白在中文版的论著中从来没有涉及的线索，从而得出一些非常精辟的结论，但是，我们也发现，最早给李佳白戴上帝国主义分子帽子的代表作，步近智的《辛亥革命前后美帝国主义分子李佳白在华策划的反动文化同盟》<sup>①</sup>，李宗一、曾业英、郑泽民的《尚贤堂与孔孟之道》<sup>②</sup>，胡素萍并没有提到。那是一段被遗忘和错判了的历史，是集体失忆和集体犯错造成的。还有一些论文，包括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如北京师范大学韩雪的《李佳白与戊戌变法》、吉林《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发表的孙广勇的《融入与传播——简论李佳白及其尚贤堂的文化交流活动》、山东大学硕士论文赵秀峰的《多元与保守：李佳白思想研究》（收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编《思想与文化》第10辑）、杨国荣主编的《知识问题与中西思想》、饶玲一的《联络中西、调和各教——李佳白与上海尚贤堂》和《民初尚贤堂里的宗教对话》，这几篇论著都是比较新颖的，胡素萍博士都没有提到。

胡素萍博士的这本书颠覆了以前给李佳白加上的帝国主义分子、美帝国主义文化特务、披着宗教外衣，企图麻痹中国人民，把他主办的尚贤堂看作“美帝国主义分子李佳白在华策划的反动文化同盟”的结论，把他还原为一个从世界主义、世界大同出发热爱中国的美国人。

但就是胡素萍博士的这部书，也是把李佳白当作传教士来研究的，而没有注意到，李佳白自1894年开始，已经完成了自身的角色转换，从一个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转变为一个社会活动家、记者、教育家、评论家，而非职业传教士了。也有人说李佳白曾担任美国驻华使馆翻译。<sup>③</sup> 而其起

① 步近智：《新建设》1955年第8期。

② 李宗一、曾业英、郑泽民：《尚贤堂与孔孟之道》，《历史研究》1976年第3期。

③ 盛华：《试论清政府对基督教在公立学校传播的政策》，《科学与无神论》2012年第2期。

点，就是接受了 1893 年芝加哥世界宗教议会和巴哈伊信仰的影响。而且李佳白初来中国到烟台之时，虽然是以传教士身份来的，但是他自己并不愿意以传教士的身份出现，而是试图“习制艺八股，妄欲参与科举，猎得中国仕途出身之资格，而为传教进身之阶”，<sup>①</sup>“因为看见当时中国士大夫排斥异教的心理颇切，最初不愿以教士的面目出现”<sup>②</sup>。企望进入中国仕途是李佳白不愿意以传教士身份出现的原因。

可喜的是，饶玲一的博士论文《尚贤堂研究（1894—1927）》在第四章《从各教联合到舍异从同：尚贤堂内的宗教对话》设立了一节：《尚贤堂：东方的芝加哥世界宗教议会》，注意到李佳白和芝加哥世界宗教议会的联系，但是也没有把李佳白和巴哈伊这种新信仰联系起来。饶玲一后来发表的论文《民初尚贤堂里的宗教对话》，也注意到李佳白的大同思想和宗教对话与芝加哥世界宗教议会有关联，但只是说李佳白为会议提供了论文，却没有参加会议。<sup>③</sup>由于材料的欠缺，信息不灵通，李佳白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位发表了巴哈伊演说<sup>④</sup>的美国人士，没有引起时下学者的注意。其实，正是由于李佳白从芝加哥世界宗教议会开始接触巴哈伊教，听到了巴哈欧拉的名字，后来又和阿博都巴哈通信，阿博都巴哈有关“中国是未来的国家”的远见卓识使他如大梦初醒，发现中国的未来地位，后来又和同时参加芝加哥会议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深知巴哈伊教义的穆德博士以及英国李提摩太深交，才有了世界主义、和平主义、宗教对话、宗教融合、文化融合的一系列思想和实践活动。所以缺了“巴哈伊信仰”这一环，就会使对李佳白的研究无论如何都“搔不到痒处”，关键的一环没有被触及，就会使李佳白的研究多少有些苍白无力。本书则是沿着李佳白参

① 冯志均：《戊戌变法人物传稿》，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18），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277 页。

② 杨世骥：《英美三教士》，载《文苑谈往》第 1 集，上海中华书局 1946 年版，第 8 页。

③ 饶玲一：《民初尚贤堂里的宗教对话》，《史林》2012 年第 4 期。

④ 《论波海会之精神与作用》，《东方杂志》1915 年第 5 期。

加芝加哥世界宗教议会以后的思想发展逻辑，展示李佳白丰富多彩的一生的。

1893年参加美国芝加哥世界宗教议会之后，李佳白1894年重新来到中国，此时“中国外患正亟，海内骚然，博士滋为感慨，遂肆力于中国语文词，以求自效。至毅然舍弃教士工作，来北京，干谒王公大臣。数数上封章，请变法。其时之《经世文编续集》，多有博士泼墨，当政如恭亲王、翁师傅（笔者按：翁同龢），亦颇题其议。而尚贤堂之组织，亦发生于其时。初设堂于京之西隅，月仅赁租10余元。博士之饭食，亦仅中餐数元而已。至1897年始得政府批准，而款绌如故，遂复归美国，驰骋欧洲各国，为堂事劝导募捐”。<sup>①</sup>李佳白一生秉持的原则是：“中国是他的承继国。坚持以最要的事为最先。”<sup>②</sup>这时候的他，名气已经非常大，是中国的闻人了。对李佳白的杰出活动，很快取得了惊人的效果。《时务报》1897年10月的评论惊叹：

美国在中国之宣教师，不一而足。其声名最显者，为李以得氏，其华名曰李佳白。初居山东济南府，已十有余年矣。迨后再来中国，遂移居于北京，志欲传教法于中国上等之人，日出入王公大人及翰林、御史等之门，能巧操中语、服中服。其来北京也，寓汇文书院内一室中，食中国之粗饭，怡然不以介意。每食后，必往访名门贵族之人，然此等人甚不肯容易接见异种未深相识之客，故李佳白为此等守门者所阻不知凡几，然尚必勉强请见，及见则谈论风生，妙语冲口而出，于是向不轻易接见之人，甚叹相见之晚焉。闻李曾访翁大臣（翁同龢）数次而未得见，一日诣李大臣（李鸿章）处，有一客在座，李

① 李约翰：《李佳白博士重述其对于中国之友谊计划》，《国际公报》1927年第5卷第45、46期合刊。

② 《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载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编纂：《东传福音》（第19册），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659页。

不知为谁，问于李大臣，大臣云：“此翁大臣也。”佳白乃请李大臣达己之言曰：“吾向者数为翁大臣守门者所拒，请自今以往，勿为已甚之举。”李大臣微笑，乃转致此言于翁大臣，翁遂洞开门户，后乃屈宰相之尊往访佳白于汇文书院内，见佳白不甚讲求衣食，所居之房只得一间，其书籍散乱床下，桌上则簿书乱堆，与尘埃并高，每有宾至则延见于书院办事房内。李之不求安居而敏于谋事，亦可知矣。唯其如此，故欲自建尚贤堂于北京，已为中国皇帝所允许，其为中国谋不亦忠乎？又常以地球诸强国不启导中国为叹，故属发策问，询求振兴中国之策。其所著策论，有如《改政急便条议》、《民教相安议》、《理财篇》、《上（中朝）政府书》、《东三省边防论》等，此皆为中国筹也。李虽未成其志于今日，而其志气勇往，洵非平常宣教师之徒所能同日而语也，唯有英之李提摩太近之耳。<sup>①</sup>

对其筹办的尚贤堂，梁启超高度评价说：

中国应举之事千万也，中国人不自举，于是西人之旅中国者，伤之悯之，越俎而代之。李君游中国十余年矣，昔在强学会，习与余相见。会既辍，李君乃为此堂，思集金二十万，次第举藏书楼，博物院等事，与京师官书局、大学堂相应，其爱我华人亦至矣！《诗》曰“无此疆尔界”，李君之贤也；又曰“不自为政”，抑亦中国之羞也。李君道上海，为余道此事，且道将归国，求助于海外之好善者，以大就此事。吾将拭目以俟李君。<sup>②</sup>

民国时期徐世昌内阁的教育总长张一麐夸赞李佳白，说：“道履康强，

① 《时务报》第44、43册，载（清）吴相湘主编，于宝轩编：《皇朝蓄艾文编（六）》，上海官书局1903年版，第4502—4503页。

② 梁启超：《记尚贤堂》，《时务报》第31册，1897年6月30日。



礼堂踰济。溥文明于九夏，联欧亚于一家。先生之志可谓笃矣。……殷拳盛意，纫佩奚如。”<sup>①</sup> 李佳白在署名时，经常冠以美国举人、进士，别人也如此称呼他。过去的一些研究者对李佳白“进士”的头衔持有怀疑，认为李佳白是自封的。但是现在发现清政府学部确实给外国人赐予过进士，如在京师大学堂的服部宇之吉就授予过进士。<sup>②</sup> 服部宇之吉虽然任教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但对清政府的影响力远不如李佳白。李佳白完全有可能被赐予进士。

清末维新派领袖之一的唐才常（1867—1900），因发动唐才常起义，被老师张之洞逮捕，斩首，临刑前吟诗“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唐才常说：夫西国最重儒者，其儒者又率以兼爱、尚同为宗旨。如今日在中国之林乐知、李提摩太、李佳白等，皆不惮灌灌苦口，棒喝当途。或疑渺不相属之人，何以强聒不休如此，盖兼爱尚同，其宗旨然也。我诚得其人师之友之，不独学识因之日进，即彼情状，可从洞悉。遇有疑难交构之处，或得其一二言排解，涣然冰释，亦未可知。若贸然秉使节而来，处智井者三年，虽偶焉过从，不过一时鬪冗冗之徒，于一切政学根原，衰如充耳，致为西人窃笑，以谓支那之人，不可与语，此盲于目而病于心者也。辱国之罪，莫大乎是。<sup>③</sup>

在中国旅居十多年以后，李佳白自己袒露了热爱中国的心迹：“余居中国十余年，言语、饮食、衣服、居处，无非华也，亦既自视华人矣。履华之土，即受华之惠，每思披肝沥胆，有以报称。值此迫不及待之势，诚不敢缄默不言。愿为借箸之筹者，诚以中国情形，水深火热。一国不振，强邻并争，亿兆将无安枕之日，君相亦多吁食之虞。”<sup>④</sup>

① 张一麀：《拟复美国进士李佳白》，载《心太平室集》卷七，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版，第344页。

② 参见庄建平：《稗海精粹 落日残照紫禁城》，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

③ 参见（清）唐才常：《唐才常集》，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33—134页。

④ 李佳白：《东三省边防论（氏论已呈军机处）》，《万国公报》1896年第92册。